

## 祁门方言方位词“着”的来源探析

陈瑶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着”[·ʂ‘ɔ]在祁门方言中是个功能负担较重的词,它有方位介词、动态助词、方位词、语气词四类用法。从认知角度探讨方位词“着”的来源,并结合现代汉语中“上”、“沿”等词兼动词、方位词用法于一身的现象,可以看出方位词“着”[·ʂ‘ɔ]与方位介词“着”[·ʂ‘ɔ]一样是源于附着义的动词“着”[ʂ‘ɔ33]。

**关键词:**祁门方言;方位词“着”;介词“着”;动词“着”;附着义

**中图分类号:**H1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6-0108-04

徽语祁德片的祁门方言中,“着”这一书写形体,代表着三种语音形式,它们所对应的词的意义和语法功能也是不同的:

“着<sub>1</sub>”[ʂ‘ɔ<sup>33</sup>]为动词,义为“穿”。

如:渠今日着絮袄个。(方)/他今天是穿棉袄的。(普)

“着<sub>2</sub>”[ʂ‘ɔ<sup>33</sup>]也是动词,共有四个义项:

①燃烧

如:火着着。(方)/火着了。(普)

②用在动词后表示达到目的或有结果

如:日个谜印一猜就猜着。(方)/这个谜语我一猜就猜着。

(普)

③相当于“够”,构成“V得着”的格式,“着”作补语

如:那籽籽物何里分得着?(方)/那一点点东西怎么够分?

(普)

④附着

如:尔身上钱因着没曾?(方)/你身上钱放好了没有?(普)

三件衣裳都要着着。(方)/三件衣服都要穿在身上。(普)

那张画巴着没曾?(方)/那张画粘住了没有?(普)

“着”[·ʂ‘ɔ]语法功能负担颇重,有方位介词、动态助词、方位词、补语标志四大类用法,举例来看:

1.介词,相当于现代普通话中的“在”或“到”。

如:分笔因着桌着。(方)/把笔放在桌上。(普)

跑着上流人家借一通。(方)/跑到上面人家借了一通。

(普)

以上两例中的介词“着”后面带的都是处所或方位宾语,除此“着”作为介词还能带时间名词作宾语。

如:那个小鬼从清早哭着晚。(方)/那个孩子从早哭到晚。  
(普)

2.持续体、完成体、伴随体三种体的体助词。

如:渠讲着不歇,尔要想插嘴。——持续体助词(方)/他讲着不停,你别想插嘴。(普)

印吃着饭就来,尔不要急。——完成体助词(方)/我吃了饭就来,你不要着急。(普)

尔是笑着讲个,肯定在骗渠。——伴随体助词(方)/你是笑着说的,肯定在骗他。(普)

需要说明的是,在祁门人的口头,同一个“着”字之所以能够表达三种时体概念而且也不会引起交际的误解,是因为充当不同的体助词所进入的语法格式是不同的,同时也有一定语境条件在辅助、制约着。<sup>①</sup>

3.方位词。

如:桌着个物尔不要动。(方)/桌子上的东西你不要动。  
(普)

印旺不想到山着去。(方)/我们不想到山上去。(普)

分字写着簿着是不是?(方)/把字写到本子上是不是?  
(普)

头着长着个包。(方)/头上长了个包。(普)

4.补语标志。

如:渠面嘴吓着雪白个。(方)/她脸吓得煞白。(普)

哭着气都透不过来。(方)/哭得气都透不过来。(普)

《广韵·药韵》中“著”字有两读:“服文於身,张略切”;“附也,直略切”。按照祁门方言的语音演变规律,“着”[·ʂ‘ɔ]对应的是《广韵》中“张略切”的“著”,“着<sub>2</sub>”[ʂ‘ɔ<sup>33</sup>]对应于《广韵》

收稿日期:2007-12-11

作者简介:陈瑶(1972-),安徽黄山人,福建师范大学2006级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方言。

中“直略切”的“著”。对于“着”[·ʂ'ɔ]的介词和动态助词用法,参看有关的文章后,认为是源于“着”[ʂ'ɔ]中“附着”这个义项。那“着”[·ʂ'ɔ]的方位词用法来源于何。②接下来从认知的角度来探讨祁门方言方位词“着”的源流。

“着”[·ʂ'ɔ]是祁门方言中一个带有后置性质的方位词,总是附着于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后面,与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一起组成方位短语“N(NP)上”,其基本意义是表示某一空间范围,“N(NP)”常充当参照物的角色,而“着”指称物体存在的处所,确认空间范围。

如:

面着(面上) 桌着(桌子上) 路着(路上)

天着(天上) 山头着(山头上)

书着(书上) 思想着(思想上)

从语义角度对“着”进行归类,可以有下面几种情况:含有与表面接触义,如“面着”、“桌着”、“路着”;泛指某三维空间辖域,如“车着”、“楼着”、“山着”;泛指抽象空间,如“书着”、“思想着”。其中,前两种语义是表示具体空间范围,第三种不表示具体空间,有表示事物的范围、方面等意义,它们是表示具体空间范围的引申用法。可以用具体、有形的空间概念域去组建抽象的、模糊的目标概念域,从第一、二语义到第三种语义,“着”字在语义指称上已经发生具体空间到抽象空间的迁移了。

祁门方言中方位词“着”[·ʂ'ɔ]从周边方言看没有借用的线索,从语音形式或语义特征上看,也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普通话。但从语音形式读为[·ʂ'ɔ]这条线索,可推断这个方位词“着”与方位介词“着”和有“附着”义项的动词“着”三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先看下面几个例句:

(1)钱要因着[ʂ'ɔ],不要跌失啊。(方)/钱要拿住,不要丢了啊。(普)

(2)一物没曾巴着[ʂ'ɔ]。(方)/这个东西没有粘住。(普)

(3)书放着[·ʂ'ɔ]桌高流尔自家担。(方)/书放在桌上你自己拿。(普)

(4)渠一口气能跑着[·ʂ'ɔ]山头。(方)/他一口气跑到山头。(普)

(5)尔面着[·ʂ'ɔ]有乌物。(方)/你脸上有黑东西。(普)

(6)人思想着[·ʂ'ɔ]不能有负担。(方)/人的思想上不能有负担。(普)

例(1)和例(2)中的“着”是动词;例(3)、例(4)中的“着”是介词,一个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在”,表示静态的处在义,一个则是“到”之义,表示动态的抵达义;例(5)和(6)则是方位词的用法。从语义和句法分布位置来看,这六句中的“着”有一定的共性:它们都有“附着”、“接触”的语义要素,且都后附于实词。表示动作方向或处所的介词“着”是表示“附着”义的动词“着”功能衰退、语义虚化的结果。储泽祥等把这种实词义在虚化过程中的部分保留称为“语义俯瞰”,他们认为原始意义仍然控制影响新词语的意义或词分布的句法、语义环境。<sup>[10]</sup>刘丹青在《赋元实词与语法化》一文中提到“着”最先是

一个方所赋元动词,本身就隐含有一个方所赋元介词,很容易虚化为赋元虚词。<sup>[11]</sup>这个由动词到介词的语法化过程可以得到历史语法的印证。如:

(7)以下者上,虚设八仓,从阴收著。(《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

(8)其身坐著殿上。(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二)

(9)难陀寻至,牵著道侧。(东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上)<sup>[12]</sup>

杨秀芳教授指出:东汉时表示存在的静态动词,魏晋六朝时发展为方位介词,后接处所词,成为“述语+宾语+著(著)+处所词”的结构。<sup>[13]</sup>王力、梅祖麟、蒋绍愚等诸位学者都有专文对“着”字由动词到介词再到体助词这样一个由实而虚的语法化过程作了历时分析。王建设则通过“著”字在明清以来闽南方言戏文中不同的书写形体及不同的语音形式来印证“著”由动词虚化为介词再到体助词的每一个过程。<sup>[14]</sup>

而这个过程又可以得到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的旁证。梅祖麟先生曾指出:“虚词‘着’在汉语方言中至少有方位介词、完成貌、持续貌三种用法。”他在《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sup>[15]</sup>一文中曾列举了虚词“著”字三种用法在几个方言里的分布,转引如下:

	方位介词	持续貌	完成貌
北京	-	+	-
厦门	+{u}	?{e}	-
湘潭	-	?{倒}	+{a}
莆田	+	+	+

就是在北方话中“着”作方位介词的用法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宋文辉指出,北方官话区的石济片赵深小片的正定话中还保留着“着”字方位介词的用法,如:把字写着黑板上。<sup>[16]</sup>祁门方言一方面保留了“着”历史文献中出现的全部用法,一方面又多了方位词这种新用法,为“着”在汉语方言中的用法增添了新的内容。“着”从动词到介词这样一个语法化过程共现于祁门方言中充分说明了历时层次在共时平面的历史遗留。

方位词“着”也是由表“附着”义的动词虚化而来。表“附着”义的动词可以虚化为几个语言成份:一是表示动作方向或处所的方位介词;一是表示空间域的方位词。介词是动态位置的形式标志,方位词则是表示空间范围的形式标志。各意义核心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动词+着”后面带了受事性成分,其中的“着”表示接触到、有结果、达到目的等语法意义,这种“着”因为经常附着在另一动作性较强的动词后面作为辅助性动作出现因而功能弱化,逐步朝介词方向虚化,“接触”、“附着”这样的语义要素也为这种虚化提供了条件。“既然是附着,‘附着’义的‘著’必然要涉及到两个物体/对象——这两个物体/对象可以是相对静止的状态,也可以由此引申出位移这种状态——一个物体向另一个相对静止的物体移动,比如一个物体向一个空间位置移动,方位介词的用法就出现了。<sup>[17]</sup>“接触”、“附着”语义要素逐渐凸显,并最终成为使用

方位词“着”的一个充分条件。所谓的方位介词(古代的“于”到现代的“在”)其实并不包含方位意义,仅仅标明空间关系,理解方位词就是为了弥补介词的这一表义缺陷而出现的。<sup>[9]</sup>方位词“着”的语义构成有其合理的认知基础。“语言的意义不限于语言内部,而是植根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的认知,植根于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和信念。”<sup>[10]</sup>在人们的理解中,经过空间运动(包括位移和停止),物体处于某个处所,所以表示位移或静止概念的动词和方位词有着一定的联系。动词“附着”的“着”既然涉及到空间上的位移和静止,就为出现表示位移的最终结果和静态的所处位置打下了基础;有位移动作也必然会产生结果,有静态的存在,必然有存在的处所,位移动作和位移结果(或静态存在和存在处所)反映在词类系统上就是动词和方位词的关系。比如“上、下”等既是表示动作位移的动词又是表示位移方向、位置、结果的方位词(所不同的是“上、下”字作为方位词的用法产生得很早,在现在所能看见的最古的史料——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关于方位的“上”、“下”就已经出现了。动词的“上”、“下”可能是方位词“上”、“下”的引申)。不管怎么说,作为动词的“上”、“下”和作为方位词的“上”、“下”语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举“上”字为例:

(10)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诗·周颂·敬之》)

(11)风行水上。(《易·涣》)

(12)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汉书·王商传》)

《汉语大词典》把例(10)中的“上”解释为“位置在高处”,例(11)中的“上”则解释为“用在名词后,表示在物体的表面”,例(12)中的“上”则解释为“升起;由低处到高处”,很容易看到以上四例中的“上”字意义之间的关联。而且,有意思的是,作为方位词的“上”、“下”还可以跟作动词的“上”、“下”并用,比如“上山上去”、“下井下去”,而且这种同源的词并用的例子很早就出现了,如初唐的例子:

(13)于时,忽有一蜂子飞上十娘面上。(《游仙窟》)

而在祁门方言中,“着”也可以以不同身份同现于例(13)这样的格式中。例如:

(14)一只蜂啦飞着[·ʂ·ʅ]渠个面嘴着[·ʂ·ʅ]去啦。(方)一只野蜂飞到他脸上去了。(普)

(15)分书园着[·ʂ·ʅ]桌着[·ʂ·ʅ]去。(方)把书放在桌子上去。(普)

尽管,例(13)的第一个“上”被大多数语法学家分析为趋向动词,而例(14)和(15)两句中的第一个“着”一般被分析为介词,但这个介词是来源于动词的,这在前文已作分析。这种平行的语法格式也可以说明动词与方位词之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个“沿”字也可以作为旁证,“沿”字本来是动词后来虚化为介词,现代汉语中“沿”字还可以充当方位词。先来看几个例句:

(16)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书·禹贡》孔传:“顺流而下曰沿。”)

(17)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动檐宇。(《宣室至·

娄师德》)

(18)火苗从灶孔里卷了出来,舐着灶沿。(丁玲《母亲》)<sup>[11]</sup>

例(16)中的“沿”义为“缘水而下”,是个动词。例(17)中,“沿+N”后出现了另一个运行动词“下”,“沿”的动作用性减弱,已虚化成一个介词,但“边缘”这个义素还保存着。例(18)中的“沿”则是个方位词,保存了“边缘”的义素,但只能附着在名词后面。从已有的历史文献能看到“沿”由动词演变为一个介词再到方位词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祁门方言中“着”的方位词用法目前还没有在历史文献中发现,但不能据此认为“着”在历史上从没出现过这种用法。词类的系统性和词类家族的相似性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上”在共同语及很多方言中集动词、方位词于一身,“沿”由动词到介词再到方位词这样的发展轨迹在历史文献中也有反映,作为平行现象推测“着”也可以集动词、介词、方位词的用法于一身。

或者还可以猜想祁门方言中由附着义的动词“着”虚化为方位词前可能经过了一个所谓“名物化”阶段。就如现代汉语中的“处”字,在历史上曾有“居住、居于、处在”的动词用法,也有“处所、地方”的名词用法,还可以放在“高、低”等词之后用来指示方位。比如:

(19)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易·系辞下》)

(20)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墨子·兼爱中》)

(21)试凭高处望,隐约见潼关。(唐·韩愈《次硤石》诗)

这种猜想存在的问题是“着”字充当名词在文献和方言中没有记载,而且就是祁门方言中也不存在这种用法,这只能存疑,留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 注释:

①“着”作持续体助词,附着在有持续意义动词或静态动词后,构成的基本格式有两种,一是“V+着+补语”,表示动作的持续,补语通常由表示一个时段的时间名词充当;一是“处所词+V+着+NP<sub>客</sub>”,其中“V”具有[-动作]、[-移动]等语义特征,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存现句。“着”作完成体助词,构成的基本格式为:V<sub>1</sub>+着+(宾语)+再/就+V<sub>2</sub>,表示两个动作先后进行,前一动作的完成往往是后一动作进行或实现的条件。“V<sub>1</sub>”和“V<sub>2</sub>”都是动作动词。伴随体标记“着”放在两个动词之间构成“V<sub>1</sub>+着+V<sub>2</sub>”的格式,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但说话人的语义重心落在后一个动词上,前一个动词表示伴随义。

②“着”的方位词用法让人很自然地联系起普通话里的方位词“上”字。会不会是“上”字在方言中的弱化呢?按照语音对应规律,“上”字在祁门方言中有两个读音:[s̺̩], [s̺̩::e]。第一个读音代表的是名词,第二个读音代表的是动词。钱乃荣指出:“虚化在语音上的普遍性特征就是读作‘轻声’,元音模糊中性化,韵尾辅音失落或加出,甚至声母也会变化……”方位词“上”会不会因为虚化而丢失鼻化成分读成阴声韵呢?在祁门方言中没有阳声韵字弱读成阴声韵的例

子。再者,祁门方言中“上”字本身有作为方位词的用法,读音上并没有发生弱化。方位词“上”在祁门方言与方位词“着”字一样可以附着在名词后面,与“着”不同的是“上”还可以与“头”构成复合方位词“上头”(“头”字发生语流音变,“上头”听上去像“上流”),与普通话中的“上头”用法无异。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排除祁门方言中读为[·ʅ'ɔ]是“上”弱化后的读音的可能性。

#### 参考文献:

- [1] 储泽祥,谢晓明.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2002,(2).
- [2] 刘丹青.赋元实词与语法化[C]//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3] 陈宝勤.试论“着”的语法化过程[J].语言研究,2006,(1).
- [4] 瞿建慧.“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J].吉首大学学报,2006,27(2).
- [5] 王建设.从明清闽南戏文看“着”的语法化过程[J].华侨大学学报,2004,(3).
- [6] 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J].中国语言学报,1988,(3).
- [7] 袁毓林.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8] 罗自群.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 [9] 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
- [10]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11] 马贝加.在汉语历时分析中如何区分动词和介词[J].中国语文,2003,(1).

责任编辑:曲晓红

## On the Origin of "Zhe" as a Noun of Locality in Qimen Dialect

Chen Yao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350007, China)

**Abstract:** "Zhe" in Qimen dialect has heavy functional load.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usage about "Zhe": preposition of locality, auxiliary verb, noun of locality, and modal particle. From cognitive angl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origin of "Zhe" as a noun of locality. By combining the phenomenon in modern Chinese that "Shang" and "Yan" are both verbs and nouns of locality, we think that "Zhe", as a noun of locali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Zhe" as a verb whose meaning is as attaching as "Zhe" as a preposition of locality.

**Key words:** Qimen dialect; "Zhe" as a noun of locality; "Zhe" as a preposition; "Zhe" as a verb; the attaching meaning